

20
世纪

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

主编

陈平原

陈独秀 / 著 — 王观泉 / 选编 / 导读 —

【独秀文存】选

Y O U G U O B U L I E

贵州教育出版社

玖

陈独秀 / 著

王观泉 / 选编 / 导读

【独秀文存】选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秀文存》选/陈独秀著;王观泉导读.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5. 4

ISBN 7-80650-154-1

I. 独… II. ①陈…②王… III. 陈独秀(1880~
1942)—选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1797 号

《独秀文存》选

陈独秀 著 王观泉 导读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邮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字数 12.375 印张 3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50-154-1/C·11 定价: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金丰路 7 号 电话:6775315 邮编:550004

“20 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

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

丛书主编/陈平原

丛书编委/孙玉石 钱理群 洪子诚 葛兆光

王守常 陈平原 朱正琳

出版统筹/朱正琳 奚晓青

装帧设计/曹琼德

责任编辑/卓守忠

总 序

为刚刚逝去的“20 世纪”作总结，似乎是今日中国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崛起于艰难之际、致力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人来说，20 世纪既灾难深重，又生机勃勃。时过境迁，不管是“灾难”还是“生机”，其蕴涵的酸甜苦辣，都将成为后人咀嚼回味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遗产”。

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阅读者最好心存敬畏。不要说风和日丽，即使是斜阳余晖，也都值得论者认真鉴赏与品味。有感于此，本丛书不取大刀阔斧放言高论的姿态，而宁愿“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似乎有必要提醒笃信“进化”的国人，略为调整视线，俯下身来，流连身边的风景。对于有心人来说，一枝一叶总关情，细微处，同样可以见精神。不妨借助一本本曾经激动过一个时代的书籍的重新阅读，触摸那很可能早就被历史的风沙抹平的精神印记，体会先辈们蹒跚的足迹。

相对于有形的政治、经济乃至学术、文化的成果，一代人的“精神遗产”显得不太张扬，故很难被心境浮躁的后来者所感知。重读“旧书”，我们不只可以了解曾经有过的知识、信仰、理想，乃至具体而微的心境；更可以通过其在历史上的“存在与遗失”，理解风光无限且变动不居的世界。

与一般意义上的遴选“经典”不同，本丛书关注的是几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故必然跨越具体的学科限制，且兼及著译与雅俗。

选书的标准,在于当时以及后世的“影响力”,而不问是否“藏诸名山,传之后世”。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影响力可能迅速消失,也可能与日俱增,更可能时起时伏。描述如此奇妙的“书的命运”,并给予恰当而深入的解读,对于测量一个时代的思想深度与文化走向来说,也许是很好的入口处。

这里有政治家的宏愿、思想家的深思、学问家的博识、文学家的激情,以及普通人的常识与悲哀。不管是哪一类,希望均有值得述说的“接受的故事”。也就是说,书本身的魅力固然重要,可那留在历史上的“长长的影子”,同样令人怦然心动。

与书斋里的宏论不同,本丛书希望沟通专家常识与大众趣味,借“读书”回顾先辈的足迹,丰富当代人的精神感受与历史意识,故关键在于“同情之理解”,而不是判断与裁定。具体的工作策略是:将书籍本身的评介与“接受史”的叙述融为一体,并掺入个人的阅读体验。假如撰写导读的专家们之“生花妙笔”能勾起大众的阅读兴趣,使“旧书”介入“新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则功莫大焉。说到底,书,并非越新越好;人,也不一定越活越精神。这才有必要不时地回顾历史——包括阅读并未完全过时的好书。

理论上,只要是真正激动过一个时代的著作,都有可能进入我们“重新阅读”的视野。可在具体操作中,却因某种难以逾越的障碍,不能不略有回避。另外,虽然丛书的选目已经大致确定,但考虑到各位专家的写作进度,出版时无法完全依照原作的年代排列。这两点,敬请读者原谅。

本丛书作为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项目,并不划地自牢,而是期待更多学界朋友与我们携手,借助“读书”,重新理解并阐释 20 世纪中国人并非贫瘠的精神生活。

丛书主编 陈平原

目 录

导读：一个人和一本书的故事 王观泉(1)

序 蔡元培(34)

自序 陈独秀(35)

卷一 论文

敬告青年 (39)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45)

抵抗力 (48)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53)

新青年 (57)

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60)

宪法与孔教 (64)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70)

袁世凯复活 (77)

文学革命论 (80)

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 (84)

人生真义 (87)

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 (90)

偶像破坏论 (93)

克林德碑 (96)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107)

《新青年》宣言·····	(109)
实行民治的基础·····	(111)
基督教与中国人·····	(121)
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	(130)
劳动者底觉悟·····	(141)
谈政治·····	(143)
新教育是什么? ·····	(153)
《每周评论》发刊词·····	(163)
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	(164)
为什么要南北分立? ·····	(167)
贫民的哭声·····	(170)
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	(173)
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	(176)
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	(179)
《夥友》发刊词·····	(182)
平民教育·····	(183)

卷二 随感录

公仆变了家长·····	(187)
野心·····	(187)
军民分治·····	(187)
得众养民·····	(188)
武治与文治·····	(188)
尊孔与复辟·····	(188)
呜呼特别国情! ·····	(189)
公理战胜强权·····	(189)
揭开假面·····	(189)
谁的罪恶? ·····	(190)

公理何在？	(190)
特别国情	(190)
旧党的罪恶	(191)
亡国与卖国	(191)
更加肉麻	(191)
林纾的留声机器	(192)
日本人可以在中国随便拿人吗？	(192)
纲常名教	(192)
婢学夫人	(193)
不可思议的新旧思潮	(193)
林琴南很可佩服	(193)
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	(193)
多谢倪嗣冲张作霖	(194)
却没有了自已	(194)
两个和会都无用	(194)
自家人不及外国人	(195)
同盟会与无政府党	(195)
北京十大特色	(195)
六月三日的北京	(196)
吃饭问题	(196)
爱情与痛苦	(196)
护法总裁的名誉	(197)
研究室与监狱	(197)
学术与国粹	(197)
国会	(199)
元曲	(199)
科学与神圣	(200)
学术独立	(200)

阴阳家·····	(201)
圣言与学术·····	(201)
社会裁制力·····	(201)
伪善的基督教国民·····	(202)
信神与保存国粹·····	(203)
“笼统”与“以耳代目”·····	(203)
法律与言论自由·····	(204)
过激派与世界和平·····	(205)
调和论与旧道德·····	(206)
《浙江新潮》——《少年》·····	(208)
保守主义与侵略主义·····	(209)
青年体育问题·····	(210)
俄国精神·····	(210)
上海社会·····	(211)
再论上海社会·····	(211)
学说与装饰品·····	(212)
社会的工业及有良心的学者·····	(213)
劳动者底知识从哪里来? ·····	(213)
三论上海社会·····	(213)
四论上海社会·····	(214)
劳工神圣与罢工·····	(214)
民主党与共产党·····	(215)
提高与普及·····	(216)
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	(217)
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	(219)
青年底误会·····	(220)
反抗舆论的勇气·····	(221)
卑之无甚高论·····	(222)

革命与制度·····	(223)
------------	-------

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	(223)
----------------	-------

卷三 通信

答李大槐(佛教)·····	(227)
---------------	-------

答汪叔潜(政党政治)·····	(229)
-----------------	-------

答胡适之(文学革命)·····	(232)
-----------------	-------

答常乃德(古文与孔教)·····	(236)
------------------	-------

答吴又陵(孔教)·····	(242)
---------------	-------

答程演生(国学与国文)·····	(244)
------------------	-------

答陈丹崖(新文学)·····	(245)
----------------	-------

答钱玄同(小说)·····	(248)
---------------	-------

答淮山逸民(道德)·····	(250)
----------------	-------

答俞颂华(宗教与孔子)·····	(254)
------------------	-------

答曾毅(文学革命)·····	(259)
----------------	-------

再答胡适之(文学革命)·····	(266)
------------------	-------

再答俞颂华(孔教)·····	(269)
----------------	-------

再答钱玄同(译音)·····	(273)
----------------	-------

答胡子承(思想革新)·····	(278)
-----------------	-------

答《新青年》爱读者(孔教)·····	(280)
--------------------	-------

再答吴又陵(孔教)·····	(282)
----------------	-------

三答钱玄同(文字符号与小说)·····	(284)
---------------------	-------

答刘延陵(自由恋爱)·····	(292)
-----------------	-------

四答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294)
-----------------------	-------

附录 胡适之的附识·····	(300)
----------------	-------

答崇拜王敬轩者(讨论学理之自由权)·····	(301)
------------------------	-------

答张镠子(新文学及中国旧戏)·····	(302)
---------------------	-------

附录一 胡适之的跋·····	(306)
----------------	-------

附录二 钱玄同答的信·····	(308)
附录三 刘半农答的信·····	(308)
答张寿朋(文学改良与孔教)·····	(310)
附录一 周作人答的信·····	(315)
附录二 刘叔雅答的信·····	(316)
答易宗夔(论《新青年》主张)·····	(318)
答爱真(五毒)·····	(321)
答章积和(工人教育与工作时间)·····	(325)
答费哲民(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	(327)
答高铨(哲学思想与化学工业)·····	(330)
答赵仁铸(大学教授问题)·····	(334)
答郑贤宗(国家,政治,法律)·····	(337)
答柯庆施(劳动专政)·····	(346)
答皆平(广东——科学思想)·····	(348)
答张崧年(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	(353)
答朱谦之(开明专制)·····	(357)
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359)

附录:

我与陈独秀(摘录)·····	蔡元培(369)
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陈独秀(370)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在北大演讲)·····	胡适(373)
癸酉行笥杂记(摘录)·····	邓以蛰(378)

导读：一个人和一本书的故事

一

《独秀文存》是一部五四运动后最早出版的传布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崇尚科学，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现代化的书，但是，它又是一部在出版上历经磨难的书。

《独秀文存》192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后，连续印行十次，累计印数三万四千部，畅销达三十年。1952年此书被查封销毁，被禁止公开流通公开阅读至八十年代初，也是三十年。虽然不能说后三十年因《独秀文存》被禁而使历史倒退，但是毕竟令意识形态界至今仍陷在尴尬的处境，不能用作稽古而利今之典籍。《独秀文存》的被禁，象征着陈独秀创导的欲造成资产阶级民主新秩序，复又可能进入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生产关系的现代社会矛盾时代的两大支柱：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被推倒。积三十年的惨痛教训，始知民主和科学两大支柱必将并仍继续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于是，社会又想起了陈独秀和他的《独秀文存》。

《独秀文存》中收录的文章起自1915年9月发表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迄于1921年8月《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上的《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这七年间的

部分论文,随感录和作为文章公开发表的通信,合共三卷四册(内《随想录》两册)约六十万言。调侃说来,《独秀文存》是陈独秀“从康党到乱党,到共产党”的第一部言论集。

写到此,读者必定会感到疑惑,既然这是一部呼吁民主和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与鼓动中国产业无产阶级攀登政治舞台的著作,那为什么军阀时期能出版,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也能出版还能流通,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反而被禁呢?说起此事来就复杂了,姑且说下去吧。

二

我们阅读历史论著,或者撰写历史论著,最怕读到或写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致使如何如何云云,久而久之,倒也奇怪,传布者和接受者似乎都明白了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就是遮盖在“众所周知的原因”中的“原因”,必定包含着碍于政党或政治的偏见而不便说明或不准说明的历史真相。对于《独秀文存》,一言以蔽之,是因人弃文的一部最不应禁止的书。不错,陈独秀是中国托洛茨基派的领袖,但是《独秀文存》初版于1922年12月,到1927年左右先后印刷了八次,1933年又印了两次,到1952年12月22日夜上海市军管会突然检查并终于查封了出版《独秀文存》的亚东图书馆。请读者注意,1952年12月22日这一天,中国公安机关对国内大约五百名托洛茨基陈独秀反对派成员及株连者实行大搜捕,一网打尽投入监狱。这一天查封亚东图书馆,想当然的原因是该图书馆出版过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不少托陈派成员的书。但是,我们翻翻中共党史,翻翻陈独秀年谱,查查中国托洛茨基派运动史,出版于1922年的《独秀文存》与1929年中国的托陈反对派开始活动,又与同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

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①开出了党外有党的局面。前面已经说过,《独秀文存》所收的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1921年8月1日的《新青年》上,根据最新的中共建党资料,正是这一天结束于江苏嘉兴南湖一条船上的中共一大上,未出席的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独秀文存》面世的1922年冬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上蝉联为总书记,此时他本人则正在赴苏俄途中前去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可见,《独秀文存》是陈独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质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初的思想总结,是公诸于众的陈独秀思想体系的第一部文集,是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读者从文存中所看到的是一位从文学革命开始,“拖出四十二生的大炮”轰毁传统文化堡垒,在中国提倡人权、法治、民主、科学复又向共产主义运动渐进者的心路历程。在世界观的层面上读者甚至不易看出,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达两年之久并且已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再就1922年的国际共运角度而言,且莫说中国,就是十月革命原发地上也没有一个所谓的“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本人是联共(布)、苏俄政府、苏俄红军和共产(第三)国际的仅次于列宁的第二号人物。《独秀文存》出版那年苏俄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上,陈独秀被选入执委会主席团,一度与托洛茨基同在主席台上宏观指点着国际共运中的殖民地革命。这一切虽然是陈独秀的经历,却也是中国共运的光荣。后来连一部书都要禁止,对于这个人更无从谈起了。我们之所以要谈起这段历史,为的是说明1922年的《独秀文存》与1929年的托派的陈独秀是毫无关系的。只是从政党或政治的偏见出发才抹煞了《独秀文存》的历史存在,使这部在旧社会鼓舞知识分子遵循历史唯物论追求科学昌明社会民主的重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第54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18册本。

要典籍，到了新社会反倒成了禁书。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众所周知的原因”中的一些原因吧。

如若我们再深入下去，还可以说出“众所周知的原因”所包含的历史因陈：《独秀文存》的出版与另一个人和他的一部书相关，就是胡适和他的《胡适文存》。胡适是促成亚东图书馆出版文存系列的创议人和积极支持者。说起胡适，又是被排斥于大陆文化圈长达半个世纪的“另一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假如我们承认中国的知识分子至今仍分别处在不同世界观不同意识形态下，共同为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的话，那么胡适一生的贡献也只有在政党或政治的偏见下才被称之为是“反动”的。因此两个人的两本文存的命运全都前途坎坷是不言而喻的了。而今能同时开放，是中华民族文化积极向上的一个了不起的象征。

三

在谈胡适与亚东图书馆文存系列时，首先要谈一谈亚东图书馆。这里，不得不先解释一下的是，听惯了图书馆是“借书的地方”的中青年，切勿误会，亚东图书馆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图书馆，而是出版社，一如商务印书馆不是“印书”馆而是出版社是一样的道理。

《独秀文存》的出版是亚东图书馆介入“赤潮文化”的第一本书。从此，这家出版社出版了不少进步书刊甚至马克思主义的书，大革命时期这家出版社还建立了中共支部，书店的小主人汪原放甚至成为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但是这一切没有影响它在整理国故弘扬传统文化上的不可磨灭的勋业。亚东图书馆最早标点《红楼梦》、《水浒传》等等古典名著，并得到胡适、陈独秀作序文予以肯定，出版后又广受读者欢迎，开标点古典文籍风气之先河。这里，大学教授胡适和中共领袖陈独秀合作默契。对此，被极“左”思潮

灌输而成长的中青年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甚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持不同宇宙观不同政见者共同奋进的结果。说明这一点，似乎在辩解地球是方的还是圆的这般幼稚，但对于背了三四十年极“左”包袱的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交待。胡适的《胡适文存》和陈独秀的《独秀文存》在1921年和1922年相继出版，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旧向新转化之交的象征之一。从千方百计复辟封建制度的清朝遗老遗少到北洋军政府来说，两部文存都是在意识形态上危及其生存的舆论压力。

《独秀文存》的生成与胡适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三者：一个出版社和两位学者，不是作家与出版社、稿酬与出版商的关系，其关系要深得多。可以说亚东馆老少叔侄两代汪孟邹和汪原放，与胡适、陈独秀，是共求新文化出版生存权的三位一体。亚东馆主人、胡适和陈独秀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42年陈独秀去世，1952年又因涉嫌托派而被查封，次年汪孟邹逝世，汪原放因与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而在他日后的岁月里写了交待材料写了回忆录，留了三位一体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关系的宝贵史料。^①

亚东图书馆的前身是1903年创办于芜湖的科学图书社，它的创始人汪孟邹(1878~1953)是前清秀才，胡适的绩溪同乡，世有乡谊。由于亚东图书馆的编辑和工作人员都是绩溪老乡，其中不乏博古通今的学士，因此与胡适的关系就非同一般。直到1949年胡适从北平经上海离开大陆前夕汪原放去向“适之大哥告别”，关系维持将近四十年。从五四时期起到大革命失败，到陈独秀1932年入狱、1942年病逝，汪孟邹和汪原放一直是胡适和陈独秀两者之间从未间断过的友谊及事务联系的桥梁。

^① 本文所用的有关亚东图书馆的事，汪孟邹汪原放叔侄与胡适、陈独秀的关系的回忆，均引自汪原放著《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11月第一版。一般不另注。